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
「犯人」放出监。

革命烈士卷

谢子长



刘凤梅 王志厚 著



- 面对现实 投笔从戎
考入太原学兵团
- 兴办民团 为民除害
民呼“谢青天”
奔赴京津 探求真理
北平光荣入党
- 清涧起义 渭华起义
在逆流中奋进
- 创建游击队 驰骋陕甘
粉碎敌人
第一次“围剿”
- 创建红二十七军
顽强战斗 虽死犹生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K 825.2
24
1

071943

革命烈士卷

谢子长

刘风梅 王志厚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 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子长/刘凤梅, 王志厚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1

(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 烈士卷)

ISBN 7-5006-1462-4

I. 谢…

II. ①刘… ②王…

III. 谢子长-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75印张 2插页 90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20元

青年革命傳統
教育系列叢書

王明賢題

● 出版者的话

为千秋万代继承弘扬革命传统,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本社在相继推出《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的“革命战争卷”、“革命领袖卷”、“革命将帅卷”、“青年英雄卷”之后,又编辑出版了该丛书的“革命烈士卷”和《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共22册),全书以真实丰富的史料,生动感人的笔触,展示了先烈们历尽沧桑的革命生涯,彪炳千秋的卓著功勋及其动人的风采。从而使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真理变为青年一代自觉而永恒的信仰。

ISBN 7—5006—1462—

G·354

定价:3.20元

目 录

第一章 向旧世界宣战

随师抗税.....	1
告县长.....	6
罢免校长.....	9
赴太原学军事.....	13
兴办民团.....	16
民呼“谢青天”.....	21

第二章 争取石谦

结识石谦.....	24
北平入党.....	27
宜川集训.....	28

第三章 发动、领导农民运动

惩治商税局长.....	33
组建农民协会.....	36
点燃学运之火.....	42

第四章 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送别石谦.....	46
在逆流中奋进.....	50

清涧起义	52
渭华起义	64
第五章 兵运活动	
领导宜川人民的反军阀斗争	71
在宁、陕的兵运活动	75
密赴平定县	80
第六章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83
创建陕甘红军游击队	86
阳坡头歼敌	88
驰骋陕甘高原	90
首克旬邑县城	94
再任总指挥	97
第七章 在晋绥抗战前线	
组建十八师	102
火线姻缘	106
第八章 发展和巩固陕北苏区	
西北军事特派员	112
恢复一支队	114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116
组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119
一打安定	120
第九章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南梁会师	124

景武塌歼敌	125
河口负伤	128
鏖战董家寺	132

第十章 最后的战斗

二打安定	135
创建红二十七军	137
战友情深	140
在最后的日子里	144

第一章 向旧世道宣战

随 师 抗 税

1912年。

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中华大地后，那千百年来一直沉睡的陕北山川渐渐地苏醒过来。

在陕北安定县枣树坪村的一片枣树林里，一群孩子正在师父魏进德的教授下习武。在这群孩子中，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孩子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大概有十五岁左右，一张略显瘦小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而机灵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下，一张棱角分明的嘴紧闭着。他做着师父教授的各种动作，神情是那么地专注，一招一式是那么地认真。他就是谢子长。

谢子长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谢彪鹏是位粗通文字、见多识广，在乡里颇负声望的名士。母亲是位贤惠、勤劳、有副菩萨心肠的家庭妇女，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为人正派、深明大义。在父母和兄长的教诲下，谢子长从小就养成了疾恶如仇、抱打不平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多次目睹了社会上的不平后，渐渐地在他的思想上萌发了一个意识：穷人受欺压，是因为他们没本事。因此，他一心想学一套

真功夫。开始，他向一位姓朱的脚夫求教，后来又拜安定县路家坪的魏进德为师。魏进德曾学过几年武术，受过高师指点。他为人正派、性情豪爽，交游甚广，在陕北武林中颇享盛名。自子长把他从路家坪请到枣树坪后，师徒二人，一个虚心求教，一个精心传艺。闲了便在一起山南海北、天高地远地谈起来。子长钦佩师父那种敢作敢为的豪爽义气，师父喜欢子长那种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朝气蓬勃的上进精神，师徒二人的心便自然而然地贴在一起。

魏进德正在为几位徒弟作“八虎拳”的示范动作，谢子长的大哥谢德惠手里拿着一份盖有红戳子的告示走来，他中等个，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现着义愤使那张清瘦的脸显出几分威严来。魏进德对徒弟们说：“你们先各自练去，我这里有点事。”他说着与谢德惠来到一棵枣树下，二人蹲下后，魏进德问：“有事吗？”

谢德惠把手中的告示递给魏进德，说：“你看，县里又规定了一项羊圈税，每只羊一年要交六个铜钱的税，十只羊就要交六十个铜钱，一般的家庭，谁家没有几十只羊，这样一户就要交上百个铜钱，谁能交得起。告示里还说，如果过期不交，还要加倍罚款。这简直是往死里逼人哩！”

魏进德几把将告示扯得粉碎，气愤地说：“他娘的，这个税，那个税，就差杀得吃老百姓的肉了。”

他们的这些话，被就在不远地方练武的子长听得一清二楚。他走过来，在谢德惠和魏进德的旁边蹲下来，说：“现在真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土地税、人丁税、牲畜税、骡柜税、审判税、棉衣税、单衣税、鞋袜税、门牌税、引路税、年节税、过

事税、称税、斗税、器皿税……”子长一边扳着指头数着，一边说着：“现在又来个羊圈税，说不定过几天还有个什么牛圈税、马圈税、猪圈税、鸡窝税……，税、税、税，没完没了，永无止境，像一块块石头，一重一重地压在你的头上，叫你无法活下去。哼！这些狗官吏，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谢德惠说：“德元，小声点。”

子长说：“怕什么，官逼民反，总有这一天的。”

他们正在说话时，立一川的任广盛带着张宗孝、武佑国、贺农几个农民来找魏进德。任广盛知书识字，为人正派，性格豪放，是住在安定县农民中很有召唤力的人物。他将魏进德拉到一边，低声说：“县上关于羊圈税的告示你知道吗？”

魏进德说：“刚才听德惠说了。”

任广盛说：“这是个要人命的告示，各村的农人几乎没有人不反对的。可是，像现在这样一盘散沙有什么用呢？我们商议了一下，准备组织各村羊户和穷人一起起来反对羊圈税，但没有个承头的不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请你承这个头……。”

魏进德打断任广盛的话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到窑里去咱们慢慢商议。”

魏进德领着这一伙人回到自己的窑洞，详细地商讨了组织各村农户反对羊圈税的方案和时间，并议定魏进德为总指挥。

这个举事的决定，使子长兴奋之极，在一个多月的准备和发动过程中，他领着一群小伙伴，奔走于刘家圪塄、马圈坪、龙咀河、孙家河等十几个村庄，积极宣传组织起来反对羊圈税的

道理，鼓动农户积极起来与官府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

举事这天终于到了。各个村庄的农人纷纷汇集到县城来，他们高举着各自手中的镢头、铁锨和木棍等物，高呼着：“反对羊圈税！”“请县长出来讲理！”的口号，向县衙紧逼。子长与德惠左穿右插，急窜几步，迅速汇入这个激昂、沸腾的人海之中。

站在城墙上的荷枪实弹的警察眼睁睁地瞅着越聚越多的人群，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县衙的守门人出出进进地传送着里外的讯息。不见县长出面，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镢头、铁锨和木棍开始在县衙的四周墙上“噼哩啪啦”地撞击起来，人群中有人叫喊着：“县长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干脆放一把火，让他见阎王去！”“……”

不一会儿，县衙内的办事员赵国安匆匆忙忙走出大门，他踏上石头台阶，哈着腰说：“乡亲们，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商量……”

“县长为什么不出来？我们要与县长讲理。”“为什么要收羊圈税？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哩？”“……”群众七嘴八舌地叫嚷着、质问着。

赵国安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但没人理他那一套，他只好扯开嗓子讲道：“乡亲们，政府和人民是一家，政府有困难，大家要支持，要帮助。政府收税款，也是为大家办事嘛……”

“你放屁，政府什么时候为我们穷人办过事？”“你滚回去，我们要和县长讲理！”“……”

赵国安继续讲：“乡亲们，县长公务很忙，他派我出来给大家讲话。政府要为大家办事必须收税，这也是历来的规矩，希望你们不要受一些坏人所散布的谣言蛊惑，与政府作对。那些坏人专门拿你们当枪使，他们躲在背后看热闹，将来吃亏的还是你们……”

这个赵国安虽为县府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但他却是县府的一个实权人物，县长的许多歪主意都是出自于他的脑袋瓜。平时，他还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群众早已对他恨之入骨。今天听他这么一讲，简直是往火上浇油，群众的情绪“呼”地一下燃烧起来，他们一拥而上，将赵国安拉下台，按倒在地上，愤怒的拳、脚雨点般地朝他身上打去。

群众见县长还不出来，放开半死不活的赵国安，高声喊叫着：“我们要县长出来回答：为什么要征收羊圈税？”“如果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如果再不出来，我们就放火烧衙门！”“……”

县长终于出来了，他不断地擦着满头的大汗，战战兢兢地走上石头台阶，满脸堆笑地说：“乡亲们，卑职由于公务繁忙，让大家久等了，真抱歉！……”

“少说废话，我们要你回答：为什么要征羊圈税？”有人高声说。

县长哈腰点头地说：“征收羊圈税，这完全是卑职部下的擅自主张，卑职一概不知，这是卑职的严重失职……”

县长这一席谎话又一次引起了群众的骚动。县长扬扬手又接着说：“卑职也认为这是一项不合理的决定，既然不合理，卑职就当众宣布予以取消……”

群众激动得狂呼起来，子长穿过人群，来到魏进德身旁，高兴地说：“师傅，我们胜利了！”

魏进德也十分高兴，他说：“是啊，我们胜利了！”

告 县 长

1918年秋，子长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寒假，子长回到家乡枣树坪。

这天晚上，子长正谈论着在西安的许多见闻，父亲谢彪鹏长叹一声说：“哎，这世事也确实不行了，郭海宽那么好一个人，章县长把他关到监狱，一关就是几年，既不判也不放，这还有没有理呢？”

子长问：“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呢？”

二哥谢占元说：“郭海宽是个会长，袁世凯称帝后，他极力反对，但又没有办法，便跑到石宫寺，跪在佛像前历数袁世凯的罪行，要求神灵惩办袁世凯，这件事让章县长知道了，就将他逮捕入狱。”

子长问：“袁世凯早已倒台，为什么还不放人？”

坐在一边的大哥谢德惠说：“郭海宽反袁实际上就是反对县长章尚武，他自然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

子长问：“章尚武为官清廉吗？”

谢德惠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赃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谢占元接着说：“他把他的哥哥委任为县府的粮草官，县府设粮草台，供应往来军马、差役的粮草，那是个肥差。粮草

官可以多报少支，入价低出价高，甚至将粮草摊派给百姓，无价收入，高价支出，中饱私囊。”

子长的眉峰紧蹙起来，他愤愤地说：“在中国，就是这种狗官太多了，不打倒这帮狗官，老百姓就没有活路。”

全家人都瞪着一双双惊愕的眼，望着子长。

子长虽然也再谈不出更深刻的道理来，但他从安定县人民反羊圈税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官府的腐败和残酷，他决心与他们作一番较量。

第二天吃罢早饭，子长便离开家，来到安定县城，他走街串巷，深入群众中，广泛地调查了解章尚武的罪行。

经过调查，掌握了章尚武的罪行后，子长决心上榆林府去控告县长章尚武。

经过整整六天的长途跋涉，子长终于来到了榆林城。他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把状子递上去，可等了整整一个月，却不见音讯。这天他打听到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是位进步人士，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榆林中学执教，立意革旧鼎新，拯救中华。他经常要求学生以救国救民的“德”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确立志向。他竭力改革校制，提倡新文化、新科学，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第二天，子长就去榆中向杜斌丞求援。杜斌丞一见子长的面，就对他那种关心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品质和不惧权威、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大加赞赏，满口答应帮助子长。杜斌丞出面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在子长的活动下出面了，榆林府的道台迫于各种压力便着手受理这一案子。这天，他把子长叫到府衙，亲自对话。

道台坐在高高的位子上问：“谢浩如，你为什么 要告县长？”

子长站在大庭内，抬头挺胸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身为父母官，本应为民谋利办事、排忧解难，可章县长身在其位，不但不谋其职，反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勾结富豪，为所欲为。”

道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嘿嘿”一笑说：“你具体说上几条理由来。”

子长用眼角扫了一眼道台，振振有词地说“章县长凭什么关押郭海宽？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自然要遭到国人的唾弃和反对。郭海宽反对袁世凯，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说明他是个大英雄，为什么不表彰他反而要关押他呢？现在，袁世凯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为什么还不释放郭海宽？难道他章县长还要抱住袁世凯的阴魂倒行逆施吗？……”

子长义正词严，历数章尚武的罪行，使道台不得不在心中为他的才华所叹服。但他对于一个学生干预政事总是不能理解，遂问道：“你一个学生，不好好念书，干预政事为了什么？”

子长用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盯着道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无非是为了效力国家和百姓。相反，如果只知道埋头读书，不知道关心国家大事，不知道关心百姓疾苦，那他学的知识再多，又有何用？”

道台笑了，他轻轻地点头说：“你倒是很有才华，很有抱负。”

子长扬起头说：“道台过奖。”

道台微笑着说：“我这个人十分爱才。”他顿了顿又说：“我给你个县长坐，行不行？”

子长淡淡地一笑说：“我告县长是为了黎民百姓，又不是想当县长！”

道台瞪着一双惊疑的眼睛问：“你真的不当？”

子长轻轻地摇摇头。

道台摇着头惊叹道：“这才是怪事，还有不想当官的人。好，我准了你的状，革掉章尚武的县长之职。”

子长高兴地说：“谢谢道台能明察公断！”

随后，子长转入榆林中学就读。

罢免校长

在榆林中学，子长深受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年底弃学回乡，到安定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子长到安定小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原来内容陈腐的校歌进行了改写。

这件事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一些官僚富绅首先起来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还是安定县城内的“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兼营农、商，土地不下千亩，佃农近百户，铺子门市遍布全城。他们倚财仗势，横行乡里，无人敢惹，就连县官也得让他们几分。“四大家族”中，以王一为首，他户大势壮，又兼任安定高小校长，倚权仗势，在安定小学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在安定高小展开来。